

田博文 / 著



年 华 似 水 东 流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田博文 / 著

年
华
似
水
流
东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年华似水水流东 / 田博文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201-13906-7

I. ①年… II. ①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76227号

年华似水水流东

NIANHUA SISHUI SHUILIUDONG

田博文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潇文
封面设计 杨木子

制版印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毫米 1 / 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70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目 录

第一章	流淌的幸福（上）	1
第二章	流淌的幸福（中）	6
第三章	流淌的幸福（下）	11
第四章	遥远的陌生人（上）	16
第五章	遥远的陌生人（下）	21
第六章	似水年华	25
第七章	爱如水（上）	29
第八章	爱如水（中）	34
第九章	爱如水（下）	40
第十章	云霞遮日（上）	46
第十一章	云霞遮日（下）	50
第十二章	熊熊燃烧的火焰	54
第十三章	情迷成都	58
第十四章	失落的青春	61
第十五章	暗妓	64
第十六章	欲望	68
第十七章	绿世界	72

第十八章 良辰美景·····	75
第十九章 雪域（上）·····	78
第二十章 雪域（中）·····	82
第二十一章 雪域（下）·····	87
第二十二章 爱悠悠，心忧忧·····	91
第二十三章 爱悠悠，恨悠悠·····	95
第二十四章 背叛（上）·····	99
第二十五章 背叛（下）·····	103
第二十六章 命中注定·····	106
第二十七章 墙内开花墙外飘香的画家·····	108
第二十八章 恐怖的中毒事件·····	114
第二十九章 绝代佳人（上）·····	120
第三十章 绝代佳人（中）·····	125
第三十一章 绝代佳人（下）·····	129
第三十二章 女人街·····	132
第三十三章 人间悲剧（上）·····	134
第三十四章 人间悲剧（下）·····	138
第三十五章 姐妹情深·····	142
第三十六章 萧条破败的小村庄·····	144
第三十七章 醉翁·····	149
第三十八章 可怕的非典（上）·····	153
第三十九章 可怕的非典（下）·····	157
第四十章 神仙日子（一）·····	160
第四十一章 神仙日子（二）·····	164
第四十二章 神仙日子（三）·····	168

第四十三章	神仙日子（四）	172
第四十四章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上）	176
第四十五章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下）	181
第四十六章	通缉	186
第四十七章	畸形爱恋	191
第四十八章	告诫	195
第四十九章	穿过红地毯的新娘	198
第五十章	遗毒（上）	201
第五十一章	遗毒（中）	205
第五十二章	遗毒（下）	208
第五十三章	圆梦	212
第五十四章	无花果	216
第五十五章	文化情结（上）	220
第五十六章	文化情结（下）	225
第五十七章	童年	230
第五十八章	胜者为王（上）	234
第五十九章	胜者为王（下）	237
第六十章	恩师如许	241
第六十一章	相依为命	245
第六十二章	自由天堂	248
第六十三章	梦断春城	253
第六十四章	最后的挣扎	256
第六十五章	宿命（上）	259
第六十六章	宿命（中）	262
第六十七章	宿命（下）	266

第六十八章 一轮满月	270
第六十九章 浑人（上）	275
第七十章 浑人（下）	279
第七十一章 保姆	283
第七十二章 残爱（上）	287
第七十三章 残爱（下）	291
第七十四章 佛门之缘	294

第一章 流淌的幸福（上）

风温柔地吹拂着，河堤两岸的柳枝绿了，望过去是绿茵茵一片，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原。

忽然一叶轻舟从一片让风掀起的绿柳中飞快地驶出来，越驶越近了。此时，一位身材高大、英武的中年人站在船舱中央，他的脸上显得十分焦急和不安。他朝着迷茫的江心望了几眼，然后轻缓地进入宽敞明亮的船舱。一个女人蜷着身子睡在床上，睡得很沉，一张嘴张得大大的，船舱里倒是一片安静，能够清晰地听到她那轻微而均匀的鼾声。胡贤兵的心里才开始平静下来，他的妻子患了重病，整整昏迷了一天一夜，他驾着刚建不久的航船，将妻子送到新市镇上一个颇有名望的医生那里，医生给她打了几针后，她便苏醒过来了。在回家的途中，胡贤兵按照医生的嘱咐给她熬了一碗药汤，她服下后，身子却有些发软，一会儿又睡下了，他上前轻轻推了她几下，她也毫无知觉。于是胡贤兵掏出一支香烟点燃，对于他的妻子，胡贤兵的心里一直愧疚着。自从他们结婚以来，他们就没过上几天幸福日子。婚后的那段日子里，她的身子极度虚弱，时常生病，胡贤兵为此事一直烦恼，他觉得是自己害了她，并毁了她本该光明的前途。

婚姻是爱的循环，也是幸福的循环。可是有人的婚姻却并不幸福和自由，一场毫无规则的婚姻却偏偏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她不埋怨也不苦恼，多年来，

她一直恪守一个做妻子的责任。

在那年月里，她面对种种压力，包括世俗观念、精神折磨，但仍然勇敢地追求她的幸福生活。

在别人眼中，她那所谓的幸福、自由生活几乎成了一种泡影，一瞬间就破灭了。

她出生在令人羡慕向往的书香门第。祖父在世时，是一位大官，可惜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她爹那辈，家里已经衰败得不成样子，她的童年生活是在北京一处小胡同里的四合院里度过的，她爹还不到她成年就在一场重病中死去，也没有给她母女俩留下任何遗产。后来，她娘带着年幼的她从北京辗转到了老家灵山县，从此，随她娘过着清贫如洗的日子。

她娘开始不习惯乡下的生活，一到吃饭时眼泪就涌了出来，刨了几口饭摆下碗，然后独自蹲在墙角发呆，是的，难怪她会发呆，一场变故改变了她们的命运，并且摧毁了她们的幸福生活。她娘告诉她，爹蹲了八年监狱，在监狱里患了重病，后来因病被释放出来，出狱不到十天就死了。那时候她还小，也不知道爹犯了什么罪，问她娘，她娘说：“你别问了，我也不知道你爹的事情。”她就不敢问了，因为她很清楚地发现娘的眼角一片潮湿。

人的一生中总有许多值得眷恋的事情……

那年夏天，天气十分炎热，太阳一出来，地上仿佛燃着一把火，一直到夜晚，热气才徐徐退尽。河堤岸边的一颗柳树下有两个人影在晃动，一会儿，便合二为一地紧紧融在一起，他们相爱了。河里的水在长生不息地流淌着，突然男青年说：“久珍，我们结婚吧！我爹说先将我们的婚事办了。”她将头扭在一边，羞怯地说：“急啥？”家里人都是这般想的，咱们不急，他们急啥。

“你别倔性子，我们择个良辰吉日将婚事办了，因为不久我就要应征入伍了。”

“兵哥，你要去参军，那咱咋办？若是三年五载不回来，我还要等下

去吗？”

男青年笑着说：“正因为这些，咱们得先将婚事办妥。”

她与胡贤兵结婚不到一年，他果真应征入伍了，在短暂的部队生涯中，胡贤兵虽有李广之威力，但终是难封功名。在军营期间，胡贤兵的脖子上生了一颗黄疔，久治不愈，疼痛难忍，加上惦念家里的妻子，于是从部队返回家乡。

几年后，胡贤兵辛辛苦苦攒了些钱，请来当地船匠建造了一艘大船，做起了瓷器生意。那次，顺流而下去了湖南，然后辗转去武汉，一个月才回来，收购了一船的古董和东汉、唐朝的陶罐。但险些栽在公安部门手里，胡贤兵为此事叨叨不休，骂道：做这些也违法，那些贪污受贿、强暴妇女、欺民霸市就该当死罪。他有一个战友在政府部门工作，平常也是一个收藏专家，大学毕业后跟胡贤兵同时入伍，退役后成了镇派出所一名警察，他们见面时，他总是劝胡贤兵：“贤兵，你分明在贩卖国家文物，罪大得很。你一定要想清楚，别的生意不做，却偏偏做起这行买卖来。我喜欢收藏，收藏有收藏的价值，所以，两者的性质根本不同，如果有一天栽了，你别怨我没给你敲警钟。”

第二天，胡贤兵便给他送去一个唐朝的陶罐，他开始推辞，但后来还是心里乐滋滋地收下了，因为他是这一行的专家，那个唐朝陶罐的价格让一般人难以估计，简直是价值连城。

王少成主要的工作是负责维护社会秩序。镇上并不热闹，几乎一整年都十分萧条，一道道高低起伏的山峦将这片凹地包围着，南侧是一条并不宽大的河流，河水清亮而湍急，周围显得十分幽静，这个镇子，远看像个丘陵，近看倒不像了，也没什么奇特之处。

天微凉，风柔得似伊人的手，天空一片蓝色，蓝得如海水。此时，胡贤贵提着一篮豆腐进了胡贤兵的家门：“兵哥，忙吧？”胡贤兵道：“三日不见，令人刮目相看，却做起这行买卖来。”他打趣道：“你不晓得，整个雪山村的老老少少就喜欢这种‘荤菜’，老太太们牙掉光了也能吃，可是那该死的来狗

就不喜欢。”

胡贤兵嘿嘿地笑了：“你就那涎口水，办起事来倒不折不扣，专挖别人的正脑门。你想让来狗成为庙里的和尚是吗？他没有任何爱好，对女人也没兴趣，哪爱吃豆腐哩！”

胡贤兵接着发出一声叹息：“唉，洪老爹死后，洪家就此衰败下来，来狗攒些钱能娶个媳妇也该是桩美事。”

胡贤贵挤挤嘴角，皱了皱眉：“就凭那个脓包，平常除了吃饭、睡觉和嘿嘿地傻笑外，待他娘倒地，甭提迎亲嫁娶，怕是盼不到那天了。”

“不能闷棍子打死吧，他是不抵洪老爹，果真是一代英雄一代衰，人就是这个样儿，别人升官捞钱，金屋藏娇，生活有滋有味呐！”

胡贤贵用手摸了摸眼角的皱纹，说道：“兵哥，你眼光独到，又多多少少熟悉些官场，你能不能预测王少成是否官运亨通？”

“政府陆续换人，一批老资格、老革命的命运从此开始扭转，可是王少成最近仕途一路飘红，真有些春风得意，说不准镇长的位置非他莫属。”

胡贤贵拍了拍脑袋似乎有些开窍，最后，他茅塞顿开地说：“对呀，我怎么这般糊涂呀！王精于世事，退伍不久就笼络县里的人，还真不敢小觑那个家伙。”胡贤贵一面说着，一面从篮子里取出几块水渍渍的豆腐撂在厨柜上。

子夜，胡贤贵酒过数巡，他喝得满脸通红，脑子发胀，睁着一双细眼，嘴角流涎开始滔滔不绝谈及国家大事，末了又讲起离他们最近的人和事，预测王少成是否官运亨通，甚至揣测、怀疑他的野心来。深夜，四处的灯都熄灭了，狗吠声也停止了。已经醉了的胡贤贵真真切切感受到黑夜的恐惧。他喃喃道：

“为什么会有白天黑夜之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存在男人和女人，为什么四季会循环？”胡贤兵摇摇头一阵憨笑：“醉了吗？”胡贤贵翻了几下白眼说：“没醉，我还能喝哩！”

“伙计，不说啦！改日我请你喝酒。”胡贤贵挎着篮子，拎着火把，摇摇

晃晃出了胡贤兵的家。满天星星连缀在一起，凉风涌起，天上的星星仿佛掉在地上了。腿一骨碌发软，他瘫坐在一片亮莹莹的草地上，在地上挣扎了许久，嘀咕了一阵说：“醉了，真醉了。”他自己装了一袋烟，抽完一袋才站起来伸了一阵懒腰，然后往家里赶。

一连几日，胡贤兵把船靠在亚里湾的河滩，然后同隔壁村里的几个拉纤的妇女说着话。一个妇女抹着汗说：“老板，你从湖南带来的陶罐呢？也让大伙开开眼界，怎么连瞧都没瞧见，一定送给当官的了。”

“是啊！别人喜欢，我就送给了一名女作家。”

“什么‘女坐家’‘男坐家’，我们家都是我当家做主。”

胡贤兵摇头不止，说：“你凶悍霸道。”一个妇女说：“弄错了，弄错了，原来他是送给一个写书的啊！原来你贪恋美色。”

“不，她是我的一位朋友，是一位作家，不久前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一发表，一大群青年人将她当作偶像。”

第二章 流淌的幸福（中）

一晃多年，胡贤兵逐渐喜欢和胡贤贵坐在赌坊里哈哈摇骰子，不多久，他的生意日渐萧条下来。有一天，胡贤兵回来小憩，他的脸上一副焦急不安的样子，但他心里很踏实，有一种闲逸的感觉，疲惫和烦恼一股脑儿散了。的确，那种生活给他带来很多困扰，近年时常闹水灾，公安部门又查得紧，有一次险些进了监狱。胡贤兵心灰意冷了，心一横，私下将那艘伴随他多年的货船卖了。另则，最近他身体不如以往，一天下来，头总是昏乎乎的。他推门进屋，他的妻子迎了出来：“贤兵，你回来了，总算把你盼回来了。前几天民儿病了，模样十分吓人。”

“是吗？病好了不？”他耷着眼皮头也不抬。

她略显悲怆地回答：“我都急坏了。”

那时胡贤兵的表情十分复杂，是忧伤，焦愁不安，其间又掺杂着一缕缕欣慰，因为他思念着他的儿子。自从他们夫妇将生下不久的女儿抛弃后，胡民便成了他们一生中唯一的希望。

胡贤兵走过来用嘴亲着他的脸，又用手抚摸他的脸蛋。那一瞬间，胡民才知道自己有这样父亲，但他明显老了，根本不是他想象中那副模样。因为他意念中的父亲的形象应该是年轻高大，身体健壮。但他十分清瘦，几乎皮包骨了。

他掀开了被褥想再次用嘴亲亲胡民的脸，突然间却刹住了，因为发现一只蚊子叮在他那张彤红的脸上，往他脸上轻轻一拍，拍出了一摊血。那一刻，在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和愧疚。他的脸上一阵抽搐，挣扎一阵后，才将头慢慢地俯下来，用密匝匝的胡须又亲他一次。同时，他已经感觉到眼泪滴在他的脸上了，那是父亲的眼泪，也是他第一次看见辛酸的泪水。饭桌上，胡母说：“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前几天家里来了一位中年男人，那副装束打扮像是个当官的。”胡贤兵追问道：“他说了些什么！”她望着他的脸回答：“雪山村村主任要换届了，因此他要你回来。有姓王的在县里给你撑着，说不准有一天会沾上官运。”他一阵冷笑，心想：“官运、战友，这些都是骗人的幌子而已。他青云直上，哪还念及这个战友情分！又怎么啦！以前不是从湖南带回来的唐朝陶罐一件件的送给那个姓王的，我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些稀世之物。现在升官就翻脸不认人了。”胡贤兵长叹了一口气，“得了得了，人家好歹也是个官，我怎能攀龙附凤呢！”他这么想着，心里十分平静，他的女人却在一旁生气。

“换届村主任是往后的事情，有件事同你商量一下。”胡贤兵说道。

“啥事？你说吧。”

“其实，也不是十分要紧的事情。”他轻描淡写地说，“我打算把那艘船卖掉或租赁给别人，你也知道，干那桩买卖近年来萧条、破败，并且违法。社会开放了，可是我胡家的日子却越发紧巴。怪啥！”

她接过话茬说：“怪一个人的运气，日子是不如以往！我爷曾经是官，并且还是个大官，父亲也是个官，自从父亲死后，我家就变得一无所有了。既然没赚头，卖就卖，千万别怨天尤人。”

“是啊！你作为我的妻子，我一定得对你说，免得疏忽了你在胡家的地位。”

“哪有什么地位！自从踏入你胡家的门，还不是由你胡贤兵管着。从前

头脑发热，花了许多钱财造了一艘大船，现在又中途卖了，究竟打什么主意？！”她恼了。

他哑然无语，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朝上喷了一口，说：“一个人总不该寻着一棵树吊死，生意冷淡，我的心已凉了，一家人得过日子。”

她哭了，她哭得十分伤心，“你常年在外奔波，心里还有这个家吗？说句沮丧话，如果我和孩子在家有啥三长两短，怎么办！偌大的雪山村，大伙都穷得叮当响，谁有能力去救赈别人。”

他慢慢地俯下头坐在凳子上，朝地上吐了一口痰，用脚揉了揉，才将半截烟头仍在地上，也不揉灭它，任其熄灭。但他屁股还没坐热，就急躁不安地站起来悻悻出门了。女人叫他不应，也没有转身看她一眼，那一刹那，胡民觉得母亲可怜，是一个十分让人怜悯的女人。

原来，胡贤兵几天前将那艘大船卖给一个跟他十分熟悉的纤夫，当晚便去了赌坊摇了一夜的骰子，却碰上赌博运不济，才将身上所有的钱财都输光了，后来跪在地上给那个身上有刀疤的家伙讨回两百元。

应该是从那时起，胡民才开始憎恨他的父亲，他不是一位称职的父亲，也不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丈夫。对他的所作所为，胡民非常反感，也同情他的怯懦。真的，作为他的儿子，是没有任何资格这样贬损，但不得不说，自始至终，他还是十分体贴、关心，让他们母子俩心里热乎乎的。

春末的一天，胡贤兵一觉睡到午时，白花花的阳光像一片细碎的金子洒在地上，他哈气连天地踱出门去上茅厕撒泡尿。一会儿，他才进屋搬张椅子坐在一片绿茵茵的葡萄架下抽烟。棚架上的葡萄还没有成熟，但果实垂挂满枝头，小时候就这样每天望着棚架上的葡萄，嘴里不断咽着口水，想吃又摘不下来，那时，他的母亲会帮他摘下一串乌澄澄的葡萄递给他，并朝他微笑。

忽然胡贤贵摇晃晃地走进胡家前院，还没进门就吼道：“兵哥，雪山村都快闹翻天了，你却闲在家中独享清福。这日子不太平喽！一些争权夺利的家伙

都在拉票竞选村主任，就像其他国家选总统一样，都希望有机会成为干部。”

胡贤兵让他进屋里，他说：“不啦！哪还坐得住，我们也得去凑凑热闹，如果你不愿意去，我陪你去村里走一趟，真是难得的机会，一生中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来年转正，名正言顺地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才真让人仰慕呢！让我这个不争气的兄弟颜面也沾光。”

“真有此事？”胡贤兵一脸疑惑。

“咋还骗你不成，你信不过我，但也得相信王县长，跟他打声招呼可顶过咱们千言万语，他出面主张此事，任何困难和挫折都会迎刃而解。”

她在旁边劝着：“是啊，贤贵说的话有些道理，不为别的，也该为子孙后代着想，不扯远，人家雪山村的嘉英，大字不识几个，嘴甜人俏，就凭人长得漂亮，多几分姿色，可是人家有福分，结婚后一直过着清闲的日子，去年又让村里选为妇女主任，专门负责妇女工作，如今摇身一变，官升几级，还成了政府计生办主任哩！”

“呸！那女人狗眼瞧人低，分明是在轻视咱们平民百姓。”胡贤贵接过话茬。

胡贤兵却说：“从前别人唤我船长、老板呐！他下乡检查工作时，我却偏偏去巴结王少成，我把他请到家里来，将他当爷款待，还把汉、唐年间的陶罐送他，倒还害怕他不领这个情。兄弟，你瞧瞧，对于这一次我参加雪山村村主任选拔的事是否有希望！”

胡贤贵让他的想法噎住了：“这……这……兵哥，换句话说，你曾在雪山村建立强大的威信，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群众一定会拥护你，支持你！更何况还是一名优秀党员，党章倒背如流，绝不会有丝毫含糊。”

他恣意地笑了，胡贤贵也笑了。

近几年来，修建公路、河堤、庙殿，总共筹资四万三千元，这些事情群众也有目共睹。胡贤贵赔笑说：“这事不就上级说了算，权当皇帝的圣旨。即便是上届村主任洪老爹对某些人不服，他的话素来就是屁话，事做得太绝，却生

了个脓包儿子，这也是对洪家的惩罚。”

夜一片寂静，风柔得似水，一轮清辉皓月犹如珍珠般倾泻在大地，天空几乎没有任何疙瘩云，一片湛蓝。胡贤兵正在跟一个从县城来的客人喝酒。原来，为了能够当上雪山村村主任，费了许多周折才把王少成邀请到家里来热情款待。一场酒席直喝到子夜，王少成已经醉了，摇摇晃晃地起身要去前院方便，已有醉意的胡贤贵暗笑说：“县长，行吗？您是贵人，贵人是海量的，咱乡下没什么好酒款待，请不要见怪。”王少成酣然地说：“不怪！不怪！咱怕是醉了，辨不清东西南北，可是我心里明白。”胡贤贵也不知道他心里明白什么。看着他跌跌绊绊的模样，心里发笑了。哟！一个官也会如此失态，真够狼狈。王少成或许憋得厉害，也就不跟他没完没了地胡扯了，径直钻进右侧的一处小胡同。胡贤贵嚷着：“走错啦，走错啦！那是我三叔家的卧室！”

胡贤兵在屋里等不及了，就嚷道：“成兄，你想当逃兵！难道这次害怕了。”

王少成抖抖瑟瑟地从茅厕里钻出来，粗犷地笑了几声：“我有什么好怕的，酒乃穿肠毒药，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你有话想对我说是吗？谈谈也不妨。”

“就喜欢像你这种爽朗之人，那我不妨直言直语。县长，有关雪山村推选村主任一事是否落实，是否安置妥当？”

“作为村主任候选人员，这丁点小事并不是我们分内工作，有的人就是图交情。”他一本正经地说，“但我认为还没这么快，前几天村委会竭力向我们推荐他的妻弟作为候选人员，他太嫩了些，担子实在不轻啊，因此暂时没有答应下来。”